

随笔

# 跟着父亲卖西瓜

张颖

那是一个夏日，天上没有一丝云，刮着热风，阳光火辣辣地烤着大地，庄稼地里蒸腾着热量。我戴着一顶破草帽在地里薅草，一辆机动三轮车疾驰而来，车上堆满西瓜。几个村民拦住想买一些，可开车的大叔说这些瓜不是卖的，是送给我父亲的。父亲正在地里干活，看到大家围着一车西瓜说话，就朝这边走来。知道这个人的来意后，他很惊讶，说，我也不认识你，怎么能无故要你一车西瓜？那人挥手朝身后的道路上一指，说，你看，李乡长正开着车过来，这些西瓜就是他买的，我只负责运送。

轿车来到田边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李乡长从车里下来，确认我父亲就是他要找的人后，扑通跪在地上，哽咽道，大爷，我可找到你了！我就是小时候在县城向您讨西瓜吃的小铁蛋呀！您还给了我妈五块钱，不然我就辍学了！说着，李乡长掏出五百块钱塞给我父亲。父亲说什么也不要，乡长便跪地不起，说，这份情不是金钱能买的，您不接受我心不安……

我在记忆里搜寻，一幅幅画面出现在眼前。改革开放初期，我家住在豫东一个偏僻的村子里，村子与安徽太和交界。为了供我上学及提供必要的生活开支，父亲就到太和批发西瓜，拉回来零售，一趟能赚两三块钱。

父亲卖西瓜需要帮手，姐姐跟着去了几年之后，我也长大了，母亲就让我跟着父亲卖西瓜。太和的瓜田离我家有二十多里路，要早去。鸡叫三遍时我和父亲就起床了，他拉着架子车，我迷迷糊糊地在后面跟着。凌晨的瓜田还笼罩在雾里，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。摘瓜有规定，不能只摘大的，只要熟了不论大小要按斤摘。过秤交了钱，我们就拉着瓜回家，到家已经过了中午。

母亲把馍和一些红薯面装在一个洗净的化肥袋子里，在架子车下方挂一口铝锅，我和父亲就拉着西瓜车出发了。父亲说这次我们出个远门，到县城去，听说那里行情好。

我家离县城近百里，父亲扶着车把，肩膀上拉着大粗绳，我另系一条细绳拉着，走走停停，也只卖了几个瓜。我心生疑虑，这什么时候能卖完呀？我们走了二十多里，天就黑透了，临近的村庄里闪着点点灯火，田野里虫鸣声像一曲大合唱，偶尔有几声狗吠在夜空中回响。我又累又饿不想走了，父亲说，趁着晚上凉快我们多赶些路，明天就少晒些太阳。也不知走了多远，路边有一条小河，河水在星空下闪着波光，蛙声连连。父亲说，我们今晚就睡河边的地里吧，你去捡些干柴烧火，我们做饭吃。

夜色浓重，父亲把我摇醒。空旷

的田野寂静无声，月光比之前亮一些。我们起床后快步赶路，直到下午才赶到县城。买瓜的人并不多，我有些失望，心里烦躁起来。父亲看了我一眼，说，要沉住气，等等看。

等待期间有几个人要买我们的西瓜，他们把车里的西瓜翻个底朝天，每个瓜都要拍几下，报了一个价钱，说如果父亲同意就把西瓜全卖了。父亲算了一下，一车瓜能赚两块多钱，比零售少赚一半。我和父亲对视了一眼，我只想赶快把西瓜卖掉，早点回家，而父亲说我们费了大劲到了县城，少赚一半的钱着实心疼，不如拉到别处看看。

我们向县城东关走去，父亲说这里有纺织厂、搪瓷厂、化肥厂，员工不下千人，等他们下班了，应该会买瓜。

我们把车子拉到纺织厂门口的树荫下。看着车里那么多西瓜，我有些焦虑，脸上沁出汗珠。

在焦急的等待中，纺织厂的铃声响起，工人下班了。父亲切开一个西瓜，吆喝着，一会儿就有几个女工过来品尝，说这西瓜又甜又沙，特别好吃。霎时人如潮水般涌来，有买一个的，有买好几个的。父亲说，不要急，大家都能买到。我负责收钱找零，一时手忙脚乱，但很兴奋。很快一车西瓜只剩一个，父亲说，这个不卖了，留着咱们吃。

我俩吃着西瓜，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。父亲数了钱，说除去本钱赚了五块多，这让我感到惊喜。

这时，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一个男孩走过，孩子闹着要吃西瓜，母亲没有钱，拉着哭泣的孩子走。父亲喊住二人，把剩下的半个西瓜给了他们。她千恩万谢，说家就在县城郊区，这孩子叫铁蛋，他父亲几年前得肺病去世了，一家人生活艰难，孩子开学要上五年级了，交不起学费，打算让他退学帮助家里干活。

父亲说，这怎么能行！孩子不上学怎能有出息！我们大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！父亲掏出厚厚一沓钱，看了看我，见我点头，把钱塞到孩子母亲手里，说，拿着吧，够给孩子交几年学费的。她推搡几下，终于接过钱，攥在手里，啜泣着跪在地面上。父亲赶忙把她扶起来，说，谁家没有困难呀，相互帮助才能共渡难关。

当她知道我家离得很远时，说什么也要留我们住一晚再走，我和父亲怕家里人担心，坚持走了。父亲拉着吱呀作响的架子车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当最后一缕霞光映在他身上时，我看到他的腰晃动着，佝偻的脊背像一张被岁月拉弯的弓，仿佛在经年累月搬运那些沉甸甸的日子。我知道，生活的甜是从苦开始的。

散文

## 弦歌台上琴声长

刘坤

暮色漫过龙湖的水波时，弦歌台的飞檐正挑着最后一缕斜阳。这座静卧在湖畔的高台，青砖黛瓦间藏着两千多年的风烟，却在岁月流转中，把一段困顿的往事酿成了护佑人间的暖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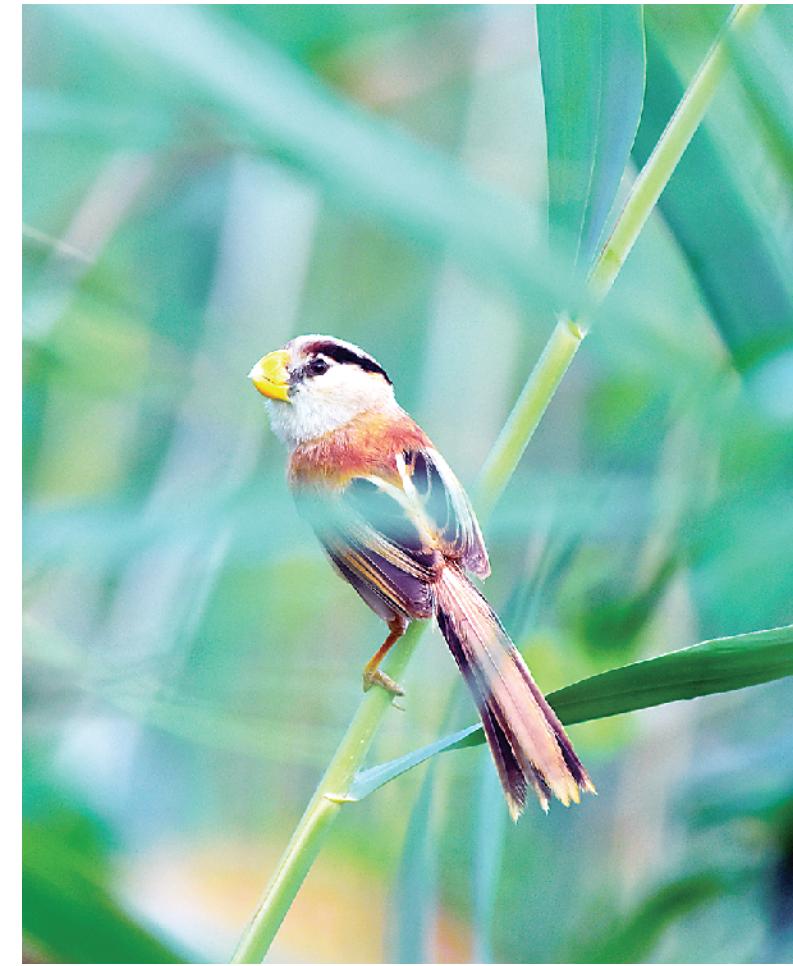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台基上回望，恍惚能看见春秋的月光。那时孔子和弟子困于陈蔡之间，粮草断绝，随从弟子面带饥色，唯有孔子依旧在堂中抚琴，弦音不绝。后人说那是“君子固穷”的坚守，可我总觉得，那琴弦上跳动的不只是礼乐，更是对乱世中苍生安宁的期盼。湖水拍岸的声响，或许就是当年弦歌的余韵，在龙湖深处回响了千年。

如今的弦歌台早已不是困厄之地。朱红的大门敞开着，迎来的是晨练的老人，嬉闹的孩童，还有驻足品读碑文的游人。台畔的龙湖清波荡漾，万亩荷塘在夏日里铺展成绿的海洋，风吃过，荷叶翻涌如浪，送来满袖清香。当地的百姓说，这湖水是弦

歌台的灵气所化，滋养着两岸的庄稼，也护佑着一城的安宁。

我曾在清晨见过这里的炊烟，与台顶的薄雾交融成一片温柔的白；也曾在黄昏听过晚祷的钟声，和湖边归鸟的鸣叫交织成诗。戏台上唱着豫东小调，唱的是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；岸边的市集上，摊主的吆喝声里都带着笑意，新鲜的菱角、饱满的莲子，处处是生活的丰足。孔子当年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的愿景，早已化作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。

夕阳西下，弦歌台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落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。两千多年前的弦音早已消散，但那份对安宁的向往，却像龙湖的水一样，浸润着这片土地。高台不语，却见证着岁岁丰饶；湖水无言，却滋养着代代安康。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传承——当年在困顿中不曾熄灭的希望，如今已长成护佑人间的绿荫，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，都能在岁月静好中，听见幸福生长的声音。



苇秆上的自然音符

高尚华 摄

散文

## 我家的老槐树

留声

暮春的风掠过窗台，我对着手里的老照片出神。屏幕上的老槐树枝丫交错，苍劲的树干上布满裂痕，像是岁月刻下的经文。我放大照片，那些细碎的白色花瓣忽然在眼前鲜活起来，我仿佛又闻见了沁入骨髓的槐花香味儿。

20世纪60年代，闹春荒是常有的事。春天，万木葱茏，百花盛开，本该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浪漫季节，可对于缺少吃食的人们来说，春天却是最难熬的。听爷爷说，幸亏我家有棵老槐树，春荒的时候才能勉强度日。老槐树是曾祖父栽下的，长到我这一辈，已经非常高大，树枝探到墙外，能遮住半边巷子。每年谷雨前后，层层叠叠的绿里便会爆出星星点点的白，像是缀满月光的绸缎在风里翻涌。花香一飘，母亲就会用绑着镰刀的长竹竿去够树梢上的花苞。“接好了！”伴着母亲的喊声，我踮起脚，展开双臂，端着簸箕在下面接。看那些带着露水的风铃一样的花串簸箕落在簸箕里，我非常得意。有星点儿花瓣落在母亲盘起的发髻上，竟比她头上佩戴的姥姥送给她的银簪子还要亮眼。

有时候，母亲早上蒸的槐花太

多，会和邻居们分享，如果还有剩余，放到晚上，就是另一种吃法了。待父亲把锅烧热，母亲在锅里放一些大油，大油很快化开，放入葱花，爆出香味儿，再把蒸槐花放进去煸炒，炒至松散泛黄，放调料翻炒均匀，最后再撒上一些蒜末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槐花的香甜和蒜香味混在一起，那独特的香气和口感，至今让我难以忘怀。那是春天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，是母爱的味道。

后来，因乡村规划的需要，我家的这棵老槐树必须砍伐。挖掘机开过来的那天，老槐树正怒放着它生命中的最后一场花事。枝头洁白的槐花比往年更密，沉甸甸的，压弯了枝条。

母亲捡了一截断根，放在装嫁妆的红木箱里，说要留个念想。那天，她夜半惊醒，说是听见了槐树的哭声，可推窗一望，只见月光如水，空荡荡的院子上仅剩几朵残花。

城里的槐树终究开不出乡下槐

花那样的白。绿化带里的观赏槐影影只，缺少一股水灵劲儿。去年，母亲仙逝三周年，我在旧书里翻到父亲给她手抄的“槐花食谱”，泛黄的纸页里还夹着干枯的花瓣。可能是因为想念母亲吧，我在超市买了一袋槐花，按食谱试着蒸了一屉，却怎么也吃不出母亲蒸的槐花的味道——看来，并不是所有的香味都能在记忆里保鲜呀。

清明节前，回乡祭祖，看到当年的老宅上立着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，几个孩童在彩色的水泥地面上追逐。他们哪里知道，脚下原本是梦幻般婆娑多姿的树影啊！忽然有微风吹过，鬓边的灰白飘起，恍惚间，又看见老槐树上串串洁白的风铃随风起舞，慈祥的母亲站在花雨里回头微笑，手里捧着一碗温热的槐花粥。

手机相册自动生成了“回忆”视频，老槐树的照片与母亲的晚年影像交替闪现。数字化的花瓣在屏幕上纷飞，却落不进盛过槐花粥的粗瓷碗。我终于明白，有些乡愁是盘桓不去的年轮，春天每来一次，心上的刻痕就深一分。

我俩吃着西瓜，满身的疲惫一扫而光。父亲数了钱，说除去本钱赚了五块多，这让我感到惊喜。

这时，一个中年妇女牵着一个男孩走过，孩子闹着要吃西瓜，母亲没有钱，拉着哭泣的孩子走。父亲喊住二人，把剩下的半个西瓜给了他们。她千恩万谢，说家就在县城郊区，这孩子叫铁蛋，他父亲几年前得肺病去世了，一家人生活艰难，孩子开学要上五年级了，交不起学费，打算让他退学帮助家里干活。

父亲说，这怎么能行！孩子不上学怎能有出息！我们大人吃了没有文化的亏，不能让孩子再走我们的老路！父亲掏出厚厚一沓钱，看了看我，见我点头，把钱塞到孩子母亲手里，说，拿着吧，够给孩子交几年学费的。她推搡几下，终于接过钱，攥在手里，啜泣着跪在地面上。父亲赶忙把她扶起来，说，谁家没有困难呀，相互帮助才能共渡难关。

当她知道我家离得很远时，说什么也要留我们住一晚再走，我和父亲怕家里人担心，坚持走了。父亲拉着吱呀作响的架子车，我在后面跟着。当最后一缕霞光映在他身上时，我看到他的腰晃动着，佝偻的脊背像一张被岁月拉弯的弓，仿佛在经年累月搬运那些沉甸甸的日子。我知道，生活的甜是从苦开始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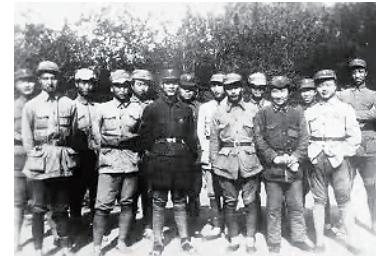
# 道源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 
投稿邮箱:zkrbdaoyuan@126.com

## 倒在拂晓前的新闻战士姜鸿起

朱长伟 武永枝



1940年秋，彭雪枫与拂晓报社工作人员合影，左起第六为彭雪枫，第九为姜鸿起。这张老照片现珍藏于扶沟县档案馆。

姜鸿起，1920年出生于扶沟县圭园镇太康营村，家境贫寒。七七事变后，他踊跃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他在抗日宣传活动中的表现，引起了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的注意。1938年8月，姜鸿起怀揣彭雪枫亲笔推荐信，一路辗转到延安抗大学习。半年后毕业，他主动要求到彭雪枫领导的拂晓报社工作。

《拂晓报》是彭雪枫的“三件宝”之一，也是我党较早创办的战地报纸。在这里，姜鸿起一手握笔，一手拿枪，成为一名新闻战士。

姜鸿起常常白天随部队采访，在枪炮声中写稿，编稿，晚上一到营地，趴在炕头、地上，刻写蜡字、校版。身患肺结核的他，往往是吐着血丝拼命干。

在扶沟姜鸿起烈士纪念馆，陈列着几份姜鸿起编辑刻印的《拂晓报》复印件。一张普通的报纸，背后却藏着一段新闻战士以笔为枪的荣光。

1944年，一代名将彭雪枫壮烈



## 我与《周口日报》这些年

曾之

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被分配到一个偏远乡镇工作。那时候，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，我的业余生活主要是读书看报。没事时，我爱坐在单位办公室的报架前看报纸。《周口日报》创刊发行时，我很自然地就接触到了。那时的《周口日报》虽是四开四版的黑白小报，但内容很丰富，贴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，读起来很人心。每当新报纸送过来，我首先看的就是《周口日报》，而且是认真地从头看到尾，甚至连报缝的内容也不放过，碰到特别喜欢的文章，就摘抄到本子上，慢慢品读。

日积月累，我心里悄悄萌生向报社投稿的念头。那时，党和政府正号召农民发展庭院经济，正巧，我发现了这方面的典型：王屯村的一对青年夫妇在自家半亩荒地上建房养鸡，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。我把他们的事迹写成消息，试着投给了报社，没想到竟发表了！当时，我激动、喜悦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稿子发表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：十里八乡的村民纷纷前来求教学习，这对夫妇一时间成了当地的名人。不久，这对夫妇

中，丈夫被村民推选为村干部，妻子当选县人大代表。当初投稿只是出于爱好，尝试而已，不料竟收到如此好的效果，我兴奋、震撼，同时也很感激，感激编辑老师的认可与扶持。当时，我内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，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力量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不停地写稿、投稿，一个个先进典型的事迹呈现在《周口日报》上，其中，有大学生回乡创业，有打工妹返乡办企业，有村妇代会主任带头致富，有普通农家妇女尊老敬老……

《周口日报》副刊也是我最爱看的，我不但分享着别人的故事，也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写成文字，发表在副刊上。最疼爱我的姥姥去世了，我写了《怀念》；记录日常生活点滴，我写了《结缘茄子》《我爱我家》；感恩父母养育之恩，我写了《父亲的生日》《飘在酒香里的亲情》；回望家乡故土，我写了《又想起家乡的儿女节》《六月的麦田》……《周口日报》已根植于我的生命中。

在《周口日报》创刊35周年之际，我心怀感激，真诚祝愿《周口日报》常办常新，越来越好！

35见证·成长  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  
1990.8.1—2025.8.1